



文·圖 | Teyra Yudaw 帖喇·尤道 (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)

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觀光への思索
To Look into Aboriginal Tourism in Aboriginal Communities in Taiwan

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的省思

部落觀光，以「文化」為核心，「創意」為能量，讓觀光不再是蜻蜓點水的走走看看，轉而注入更多的生命力，讓部落觀光展現多樣性與豐富性。然而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，如何透過創意的思維，將傳統文化的維護，跳脫復古的窠臼，轉向以「部落文化主體化」、「部落空間國際化」與「部落觀光數位化」的方向邁進，需要智慧去經營。

亟待解決的問題

部落觀光的永續經營，必須具備幾個條件，首先，國家必須擁有成熟的文化市場；第二，國內的學術圈必須對部落觀光進行廣泛而有成效的研究；最後，政府必須制定完善的觀光政策。雖然，台灣已陸陸續續制定出相關的觀光政策，但是部落觀光的發展卻仍然緩慢，其內涵也尚待提升。

個中原因，主要是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中，往往是貧窮弱勢的民族，無論是都市、或者原鄉的族人，經濟能力普遍薄弱，生活起居上面臨一定的困難。事實上，除了文化傳統及創意思維外，部落觀光的發展，必須要有一定的自主經濟能力來支持，才能結合現代數位科技，掌握外來觀光客，不被旅遊業者所掌握，讓部落觀光確實在原住民族手中延續下去。然而戰後，國民政府承接日本的作法，將原住民族居住區劃歸山地保留地。保留地的免稅政策，固然降低生產成本，卻同時限制原住民族的經濟發展。加上1970年代後，台灣經濟結構的轉變衝擊了原住民族的社會，原鄉青年開始大批外流到都會區謀職，農業與非農業收入比例逆轉。這巨大的變動，使山地保留政策無法再如以往保護原住民族，即便政府制定法令，協助原住民發展經濟，編列預算提供原住民申



經營民宿的遠景。



民宿的花園景觀。

請貸款或補助，但是貸款手續必須檢附土地或建物等擔保品，核貸的決定權又都在銀行單位上，導致大部分銀行單位面對原住民保留地及保留地上的建物時，要不是不願意貸款，就是採用最低數額核准，因此政府的美意未必能派上用場。

另一方面，台灣部落觀光的內涵有待提升。目前，關於部落觀光的理論研究仍然匱乏，導致政府的政策與原住民族的經營者，無法依循正確的方向前進，因而無法建立穩固且成熟的市場。台灣原住民族長期受到異民族政府的統治，從日治時期的「皇民化教育」，到現在國民政府的中華國族主義，台灣原住民族至今仍難擺脫「中華文化」的影響，逐漸失去文化的特殊性與多元性，以文化為主的部落觀光，發展就更加窒礙難行。

部落觀光的永續經營，必須具備幾個條件，首先，國家必須擁有成熟的文化市場；第二，國內的學術圈必須對部落觀光進行廣泛而有效的研究；最後，政府必須制定完善的觀光政策。





「文化符號」，不僅是一種文化的展演，遊客也可以從中學習當代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，例如織布這樣的技藝與文物，就從部落尋常的日常用品，轉化為具有商機與教育意義的文化商品，落實「文化產業化・產業文化化」的概念。



部落觀光的內涵與提升

活絡部落觀光，首先將文化「產業化」及產業「文化化」。「文化產業化」，是將文化系統地規劃、深度地介紹，培養導覽解說的人才，將文化轉變成一種「資本財」，吸引遊客前往部落觀光，認同一個「文化品牌」。

「產業文化化」則將生活上原有的食譜、器物等加以包裝，強調它們文化的意義，將日常生產轉變成富有創意的文化商品。部落觀光，不能只單靠「文化」來維持，投入創意，讓不同的部落端出不同的旅遊內容，促進部落的發展與多元性。因此，若想大力發展部落觀光，必須激發原住民族創新的精神與思維。如果沒有不斷創新的過程，就不可能持續創造富有創意的文化商品；如果缺少源源不絕的文化商品，部落就難以涵養茁壯，部落觀光自然也就難以走向蓬勃。



民宿的内部陳設。

事實上，硬體在各處生產都一樣，科學管理的生產程序可以不斷複製。然而，文化則由裡向外，特別是原住民族的語言和歷史，平地人難以複製，為提高部落觀光的品質，部落的文化與產業應有效地整合，包括民宿、旅館、美食餐廳、租車或遊覽車公司、部落的導覽解說人員等，地方政府應該從旁輔導、加以整合，進而規劃一套結合風味餐、住宿、導覽人員的知性之旅，藉此貼近人類精神的需求與生活品味。總而言之，部落觀光必須先建置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的版圖、進行系統地整理、發展部落的文化特色與文化商品，部落觀光的發展才能穩健踏實。



帶著民宿客人一起騎單車。

掌握「文化符號」找回部落的核心

尋找部落的「文化符號」，也是促進部落觀光的一種方式。以太魯閣族為例，打獵和織布是太魯閣族文化中重要的生活價值，而傳統上女性織布的社會意義，透過日常實作與技藝的精進，並隨著生命階段的輪迴而與祖先相遇，使靈魂不滅的信仰彰顯出來。因此，卓越的織布技術不僅是女性獲得社會聲望的方式，也是與祖先相遇的記號，為自己鋪設一條回「家」的路。然而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，原鄉經歷了「山地平地化」過程，大量女性族人開始到加工區的紡織工廠做女工，傳統織布機在當時被視為落後的器物。

新生代的女性則在社區總體營造、學校文化創意產業課程的引導下，找回瀕臨失傳的織布技術，加上近年來開始引進國外的織布機，線材也不再只是單一的苧麻，織布在太魯閣族社會中逐漸產生新的意義，成為太魯閣族新的「文化符號」。

新的「文化符號」，不僅是一種文化的展演，遊客也可以從中學習當代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，織布於是從部落尋常的日常用品，轉化為具有商機與教育意義的文化商品，落實「文化產業化，產業文化化」的概念。這也反映出台灣社會「本土再造意識」或「族群新生運動」的趨勢，原住民族的文化理所當然成為最佳的代言人。

部落觀光永續發展的契機

提升部落觀光的內涵，根本之道得從學校教育做起，除了培養多元文化教育的師資、建構原住民族文化的課程教材外，原住民族宣導「多元價值」的努力也很重要。結合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、專業技術與數位科技，將使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往高品質的方向發展，也讓部落觀光「國際化」，進一步吸引來自國外的遊客，這不僅是原住民族的新契機，更是台灣的新希望。◆



Teyra Yudaw 帖喇·尤道

太魯閣族，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Tkijig Dgaron部落人，1954年生。東華大學社會科學碩士。現任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，同時也是「走過虹橋」民宿的負責人。2007年5月代表台灣原住民族參加「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」，並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，敦促大會通過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》草案，獲得國際人士的重視。